

谭良洲◎著

侗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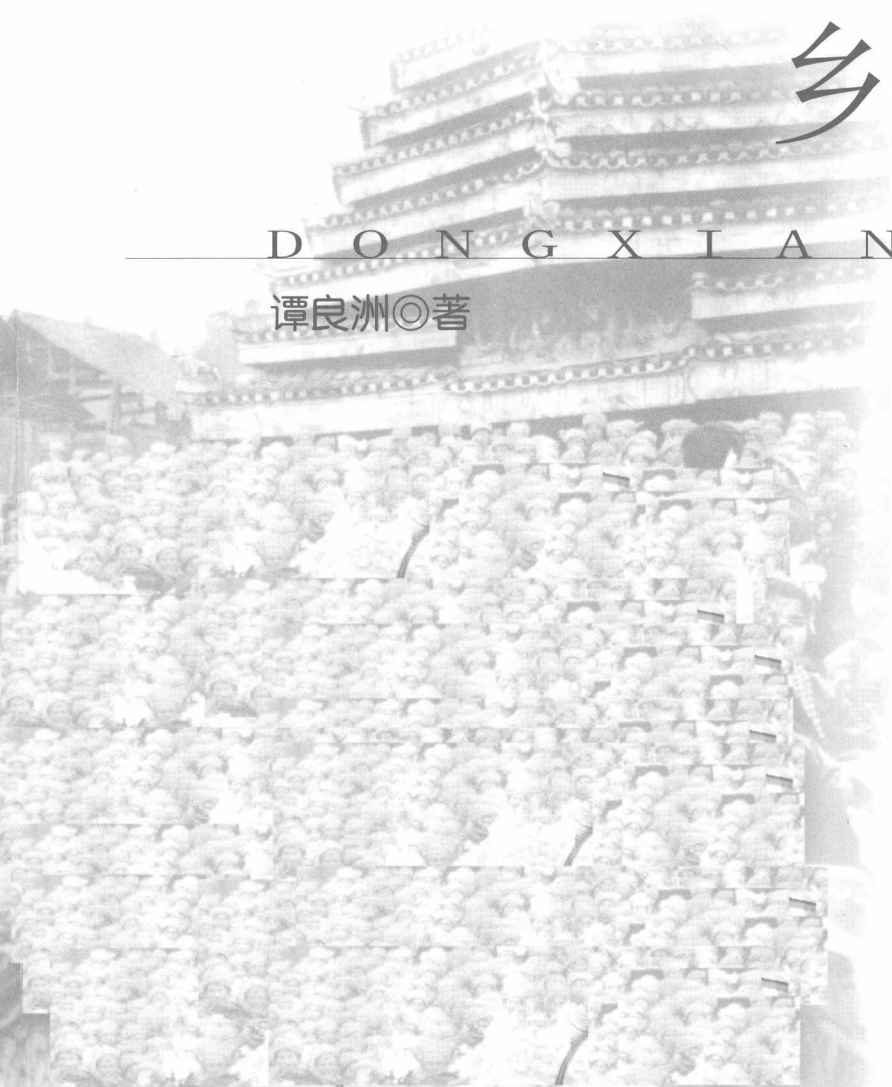
D O N G X I A N G

贵州民族出版社

侗乡

D O N G X I A N G

谭良洲◎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侗乡 / 谭良洲著.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4.10

ISBN 7-5412-1208-3

I. 侗… II. 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391 号

书 名 侗 乡

作 者 谭良洲

责任编辑 谭 覃

封面设计 珑 殷

摄 影 谭良洲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经 销 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贵阳经纬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875

字 数 38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412—1208—3 / I·34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323)		山景日露恶	章八十第
(374)		突重弱不重哭康	章六十第
(388)		初舞品丁魁玉许欣	章十二第
(404)			章一十二第
(454)			章二十二第
(444)			章三十二第
(457)			章四十二第
第一章	侗乡来了个汉姑娘.....		(1)
第二章	山外世界的诱惑		(21)
第三章	狗不嫌家穷		(44)
第四章	侗寨姑娘头		(62)
第五章	一挑凉水断了情		(76)
第六章	新郎比者受审.....		(103)
第七章	天上瑶池在人间.....		(127)
第八章	渔梁上捡得个姑娘.....		(148)
第九章	难忘的侗乡之旅.....		(167)
第十章	美丽的八卦河谷.....		(187)
第十一章	留不住的女儿心.....		(206)
第十二章	修建侗乡度假村.....		(224)
第十三章	度假村的斗牛节.....		(247)
第十四章	牛角挂在梁柱上.....		(276)
第十五章	行歌坐夜风波.....		(296)
第十六章	李晓梅离家出走.....		(320)
第十七章	女老板害了红眼病.....		(343)

第十八章 恶泼妇报仇·····	(358)
第十九章 鬼哭崖下探虚实·····	(374)
第二十章 刘书记撞了马蜂窝·····	(389)
第二十一章 老板娘敬酒·····	(407)
第二十二章 罗明先的毒计·····	(424)
第二十三章 侗乡绑架第一案·····	(441)
第二十四章 赎金五十万·····	(457)

(1)				
(12)				
(14)				
(20)				
(27)				
(103)				
(137)				
(148)				
(161)				
(181)				
(200)				
(224)				
(245)				
(270)				
(290)				
(320)				
(343)				

第一章

侗乡来了个汉姑娘

阴历七月初七的早晨，一辆豪华大客车，满载乘客，由自治州的州府向侗乡黎明县驶去。乘客中，一个年轻的汉族姑娘和一个年轻的侗族后生依偎着，坐在车箱后排的座位上。车在一条坎坷不平的盘山公路上行驶，车身虽然颠簸，抖动，但是大家一路同行，还是很高兴的。特别是那些侗族旅客，用他们的本民族语言，说着他们本地方发生的事，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太阳当顶，无风，天气闷热，公路两旁的山里，散发着野草的气息。车行至中午，有的乘客就被车子颠簸得昏头昏脑地睡着了，原有的笑声和说话声，随之也就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有那车轮滚动时发出的磨擦声。那位汉族姑娘把头枕在那个侗族青年的膝盖上，这时也同样地睡着了。车子行至下午四点时分，到了距离黎明县城只有一二公里的地方，那个年轻后生就把姑娘轻轻地推醒起来，说：“李晓梅，你看，我们快要到家了。”

名叫李晓梅的那个汉族姑娘，年纪二十二三岁，中等个儿，身材苗条，梳的是一头短发，身上穿一件浅蓝色的衬衣，灰色的布裤子，脚上穿一双网球鞋。鸡蛋型的脸，圆圆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额头，翘翘的鼻子，黑黑的眉毛，白白的牙齿，嘴角边上还有两个明显

的小酒窝，看去，神情似乎有一种既聪明可爱又有点调皮的样儿。

“哦？到啦？”她醒来后，捋了一下头发，把头伸出窗外去看了一下，便情不自禁地叫起来：“呀！这地方真美……”接着把头缩回来，问那个年轻后生：“比者，这就是你的家乡吗？”

比者点了点头，笑道：“咋样？你看美不美，我没哄你吧？”

“啊，真的，真的是太美了！”李晓梅心情激动，但又一时找不到什么话语形容她眼前所见到的侗乡山水的美丽，于是就情不自禁地拍起了巴掌。

她的叫声和掌声，惊动了车里的人，满车乘客的目光一齐地投向她。其中，有的旅客眼神还是怪怪的。他们不明白这么平常的山，这么普通的水，怎么在这位姑娘的眼睛里，就变得是那样地稀奇呢？她是哪里来的人啊？莫非不是侗家女？……

正当大家这样猜测着、打量着她的时候，一个坐在她身旁的旅客问道：“请问这位小姐，你是到我们侗乡来旅游的吧？”

向李晓梅问话的人，年纪四十来岁，戴一副墨黑眼镜，穿一件白衬衫，打着一条花色领带，下身是一条西裤，衬衫扎在裤带里，脚上是一双牛皮鞋，一件灰色的西服则放在膝盖上。李晓梅看他身材不高，一米六左右，有些发胖，样子像是一个干部。于是就很热情地告诉他，说自己不是来旅游，而是跟着男朋友回来的。

“他就是你的男朋友？”那人看了比者一眼，便问比者是黎明县哪个寨子的人。比者说出了他家住的寨子，那个干部模样的人便高兴地说：“好啊，邦卡寨山清水秀，是个好地方，李晓梅，你和比者去他家，那里的风景比这里更美呢！”

“你和比者是一个地方的人？”李晓梅问那个干部。

那个干部自我介绍，说他不是邦卡寨人但是邦卡寨他去过。他在县里工作，是黎明县旅游局的副局长，名叫张有德。通报姓名之后，便邀约李晓梅有空到他们的旅游局里去玩。

“啊，你是县旅游局的副局长？以后去拜访。”李晓梅说。

“来吧，欢迎……”张有德眨眼，并妩媚地一笑。

正当李晓梅和那个张有德摆谈着的时候，车子驶过一个山湾，前面不远有一条岔路，比者便叫司机把车停下来，说是他们到家了。司机听比者说要下车，便把车子停下来。车停下后，比者就去把放在车顶上的行李和包裹卸下来，堆放在路边上。

这是一条大道，大道的旁边有一条小道。这条小道是通往比者的家里去的，不通汽车，只通马车。比者和李晓梅把行李放在路边上等候，要遇有人了，才能请人帮他们把东西捎回家去。他们正焦急地在路口上等待着，忽然，这时候正巧从县城里驶来一辆小马车。马车上空着，车辕边上坐有一个人。那人中等身材，头戴一顶遮阳草帽，身穿一件侗族亮布衣，脚穿一双草鞋。手里握着一根缰绳和一根用来赶马的竹条，嘴里哼着山歌。那山歌唱得怪声怪调地，悠悠闲闲地向他们走了来。

不一会，马车就来到了他们的跟前。

“四叔！”比者认出那个赶马人，并叫了他一声。说：“四叔，真是巧得很啊，我正在发愁这些行李不晓得怎样运回家，没想就遇上了你。”比者觉得他和李晓梅运气太好了。说：“四叔，你马车上没有装得有什么东西，正好帮我们把这些东西捎回家去。”

“不是你运气好，”比者四叔叫甫弄，他笑了笑，说：“是你阿妈昨天就跟我讲的，说你今天要来，叫我去县城赶场，回来在这里等候你。”说着，看李晓梅一眼，问道：“比者，这位腊缅^①是……”

“她叫李晓梅，是我的女朋友。”比者说：“我们是在一起打工的时候认得的。”比者向他四叔介绍了李晓梅之后，又把他的四叔介绍给李晓梅认识。李晓梅就叫了一声四叔。四叔听到李晓梅甜甜的叫声，笑了，对比者说：“好，回到家里，你阿爸阿妈，见到你引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恐怕嘴都要笑歪了。”

① 侗语：即姑娘。

“四叔，我阿爸他们对你说过，我要引一个汉族姑娘回来没有？”比者问。

“没有。”比者的四叔五十多岁，说：“昨天，你阿妈来请我帮忙接你，有这样的好事，还一句口风都不透露给我听哩。”他还说回去要和比者的阿妈算账。

听四叔把话说得这样风趣，比者就笑了，对李晓梅说：“晓梅，我四叔这人可好了，他性格开朗，会唱歌，会弹琴，年轻时候玩山唱山歌，在歌堂里行歌，在节日里对歌，都是好角色。”

“是吗？”李晓梅听了比者的介绍。兴趣就来了，对比者四叔说：“四叔，那么，你现在就唱一首山歌给我听，好吗？”

比者四叔听后，心里乐得笑了，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人老啦，已经不中用了。”李晓梅看他说话风趣又谦虚，笑说：“四叔，你不要谦虚嘛，以后，我来到了侗乡，还要请你老人家教我学唱侗歌哩！”

甫弄看了看李晓梅，说：“我唱不好，要学就叫比者教你。”

“比者不会唱，还是你老人家唱得好。”李晓梅说：“刚才，我还听见你坐在马车上唱呢。”

“刚才？”比者四叔又笑了，说：“刚才唱的是什么歌啊，那只不过是随便哼一哼罢了。”

“呀，你随便哼一哼都那么好听，要是真正唱起来，那可就更好听了！”李晓梅夸奖他。

“不好听，不好听！”比者四叔笑说：“老了，牙齿都脱了，嘴巴不关风了。”一边说，一边帮助比者他们把堆放在路边上的东西搬到车上去。

放好了东西，日头偏西了，李晓梅问去邦卡寨还有多远。比者四叔回答：“里把路，不远，霎一下眼睛就到了。”他把车上的东西整理了一下，“来，上车！”纵身一跳，首先跳了上去。

比者和李晓梅接着也跳上了马车。

马车在弯弯曲曲,凸凹不平的山路上行走。太阳虽然大,天气虽然热,四周的山野,不停地蒸发着野草的气息。但是山风习习,却使人感到凉爽,李晓梅觉得这种天气真好,心里真喜欢。可是静寂,一路上没有鸟叫,也见不到行人,四周山野静静的,没有一点声息。没人和李晓梅说话,比者两手抱住脑壳打瞌睡,四叔只顾赶车,也不与李晓梅说话,李晓梅就感到寂寞了。车过山湾,对面现出一道山崖,既高又陡,看去还显得十分地险恶,她就无话找话说,问比者的四叔那叫什么山,马车要不要从那儿经过?

“那地方叫鬼哭崖,”比者四叔看见李晓梅好奇,对什么都感兴趣,就告诉她,说那里原来是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通到邦卡寨去的,但是不好走,马车不经过那里,马车要绕一个弯,从鬼哭崖的另一边走过去。

“鬼哭崖?那里真有鬼在哭吗?”李晓梅问。

“有哩。”四叔哄她,说:“不信哪天你去听,真有鬼在哭哩。”

李晓梅晓得四叔在说谎,说:“我不信,你是在哄我的!”说话间,对面的山上忽然传来歌声。

歌声打破了这山里的沉寂。

山涧得听马铃响,
抬头得见马哥郎;
马哥赶马回家转,
买得哪样送姑娘?

李晓梅听不懂歌里的内容,要求比者翻译给她听,比者望了一下四叔,没翻译,说:“这是侗家姑娘唱的一种玩山歌,是唱来逗四叔玩的。”

“逗四叔玩的?”李晓梅觉得顶有趣,“四叔年纪这么大了,姑娘们还要唱歌来逗他玩?”

“是啊，”比者说：“我四叔是个乐天派，人老心不老，很多人都喜欢和他唱歌。”

“啊？……”李晓梅于是笑了笑，对四叔说：“四叔，对门山上的那些姑娘和你唱歌，你咋不吭声？也唱一首山歌逗她们玩吧！”

“我嗓子不好。”比者四叔说。

“好的，”比者说：“我四叔唱歌可好听呐，年轻的时候，唱歌比赛还得过奖呢！四叔，我该没说假吧？”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比者四叔不愿唱。

“四叔，你就唱一首我们听一听吧！”李晓梅又一再要求。

“好吧，那我就回敬她们一首……”比者四叔咳一声，亮开嗓门，朝向在对门山上做活路的姑娘唱了起来。

马哥买得新丝袜，

哪个喜欢就来拿；

来拿丝袜胆要大，

不要怕挨老公打。

“背时的……”对门山上做活路的姑娘，听到比者四叔唱的是挖苦歌，就大骂起来，说他唱歌不正经，挖苦人。

“哈哈……”比者四叔并不生气，反倒笑起来。对比者说：“比者，你离家五年了，今天回来，她们看你年轻，喜欢的是你，你就和她们唱一首吧！”

“不！”比者说：“我外出几年，把歌都忘了。”

自从认识比者以后，李晓梅也还没听比者唱过山歌，此时听得四叔要他唱，也就心血来潮，在一旁怂恿，笑着说：“比者，四叔叫你唱，你就唱吧，自从认识你，我还没有听你唱过家乡的山歌呢！”

“我不会唱。”比者说。

“鬼扯！”李晓梅看见比者不肯唱，就在他的背上打了一拳。

这一拳，算是对他不听话的一种惩罚。四叔看见了，比者脸就红，说他离家久了，歌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唱不勉强，李晓梅就对四叔说：“四叔，比者不愿唱，你就再唱一首吧！”

“再唱？”四叔想了一下，说：“好，那么我就对她们再唱一首！”接着，真地唱了起来。

对山姑娘是歌仙，
遇着老者你莫嫌；
老者山歌唱不好，
只图逍遥在人间。

这次，四叔唱的是谦虚歌，嗓子虽然有些沙哑，牙齿脱了两颗，不关风，唱得虽然不是那么好听，但是他唱的歌调和弦律，在李晓梅听来，还是很有味道的，不愧是个老歌手。

四叔唱了歌，马车也把他們拉过了山湾。鬼哭崖就被丢在后面去了。过了那道山湾，前面出现一片绿茵茵的稻田。

这是一湾大田坝，比起刚才的那道山湾来，道路就平整得多了。四叔闭上眼睛，身子倚靠在行李包上，仰面朝天，手里握着牵马的马缰绳，似睡非睡地闭上眼睛，悠闲自在地又哼起歌来。李晓梅看他那悠闲的模样儿，又看那马儿在自由地行走，铃声叮叮当地响，于是乎，她那心就痒起来，从四叔手中夺过牵马绳，说：“四叔，你睡觉吧，我来替你赶马。”

“不行，不行！”四叔甫弄眼睛虽然紧闭，但马的走动情况他心中有数，听得李晓梅要赶马，马上说：“不行，马认生，你赶不得。”

“赶不得？”李晓梅不相信，心里就是要赶一回不可。说：“四叔，马不会认生的，你就让我赶一回试试看吧！”

“不行，不行！”四叔还是不同意。

李晓梅看四叔说话嘴唇发干，声音沙哑，喉咙嘎嗒嘎嗒地响，猜想可能是想吸烟了，于是对比者说：“啊，比者，我们只顾坐车说话，编织袋里有香烟，你怎么不拿出来招待四叔？……”

比者四叔一听烟字，那疲惫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并且向李晓梅和比者转过身来，好像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要拿香烟来给他抽。比者果然照李晓梅的话办，把一个编织袋的拉练拉开，从中取出一包香烟，递给四叔甫弄。

四叔虽说不要，可是那手却把香烟接了过去，并从中掏出两支，一只叼在嘴里，一支挟在耳朵上，然后才把剩下的烟交还比者。李晓梅忙说：“四叔，你帮我们运行李，我们没得什么东西送你，这包烟你就留着抽吧！”

“这，这哪里要得？”四叔一边说，一边把那包香烟塞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收好了香烟，从衣服荷包里摸出打火机来，啪地把香烟点燃，满满地吸一口，又把身子斜躺在车上休息。

“四叔，你休息吧，这马车就让我来学赶一下。”李晓梅又要赶马车。

四叔听李晓梅说又要学赶车，心里本来是不想让她赶的，但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他得了人家的香烟了，碍于情面，不好说不让，于是说：“那么，你就试试看吧！不过要小心，这马认生得很。”

李晓梅接过四叔手中的马绳，互换位子，坐在车辕上。

李晓梅从没赶过马车，但是，她在电影里看过赶马车的人。那些赶马的人很神气，很潇洒，自由自在的，心里很羡慕。如今她也想来神气一番，于是接过马缰绳，举起了竹条，学着电影上赶马人得儿一声，驾驾地吼叫着，马儿就走了起来。那马走不上几步，似乎听见吆喝声不是它主人的声音，就站在了原地一动不动，脑壳往后一转，眼睛回望了一下李晓梅。

“什么，你敢欺生？”李晓梅从那匹马的眼神里，仿佛看见有一

种瞧不起她的目光。心就想：“嗯，你瞧不起我？”心发狠，一竹条打在马背上。那马挨了打，眼睛一鼓，鼻子便吓地喷出一股热气，风动四蹄，箭一般似地朝前跑去。

四叔躺在车上和比者摆谈，忽然看见小马拖着车咣当咣当地向前跑，知道小马受惊了，急忙叫喊李晓梅赶快叫马停下。

“停下！停下！”李晓梅也在叫，可是那辆马车就是停不下来。李晓梅越是使劲地拉那马缰绳，那马就越是往前奔。人往后拉，马往前跑，前面出现了一条水沟，李晓梅慌了，还没等四叔把缰绳夺过去，车轮驶过那条小水沟，便咣当地掉下了沟里。

车翻了，人倒了，车上的东西也全都掉进了水里……

四叔跌在路边上，比者倒在沟坎上，李晓梅掉进水田里。四叔和比者都没受伤，衣服也没打湿，从地上爬起来，拍打一下身上的尘土没事了。可是李晓梅却掉在水沟里，水沟里的水虽然不深，泥巴也不硬，身体也没受到什么伤。可是从沟里爬上岸来时，身上的衣服全都湿透了，头、脸、手、脚，也全都敷满了泥巴，要不是眼睛还在闪动，别人还以为她是个泥人呢。

“哈哈……”比者见了大笑，说她变成了一个泥巴姑娘。

李晓梅自作自受，但是没有哭，掏出小圆镜，看了一下自己的怪模样，不由自主地也哈哈笑起来。天热，她找了一块毛巾，趁机跑下溪沟里洗澡去了。比者心疼掉落在地上的东西，就去捡。东西用麻布口袋或编织袋包装着，大包小包，共有七八包，都是买来结婚用的东西。如今有的掉在地上，有的落在了水里，他想批评李晓梅几句，但是，看见李晓梅浑身泥巴，不忍心，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改口喊叫四叔帮忙。四叔虽然没被摔伤，但是屁股落在石头上，此时疼痛得很，正歪着嘴巴用手揉屁股。

“挨刀的，今天撞倒鬼罗……”他满腹不高兴，听见比者叫喊帮忙，说道：“帮忙帮忙，这条老命差点都除脱了！”

比者见他生了气，不敢再叫他，就自个儿捡拾起来。首先，他

把惊马牵来，拴在公路边的一棵小树上，再去把马车拖上沟坎，也推到公路上来。放好后，才去把行李一包又一包地扛来放在车上。开始，四叔看见东西掉在地上并不心疼，看见比者被太阳晒着，累得满头大汗也不感到可怜，相反地，他还有点幸灾乐祸，觉得应该让他吃点苦头。是呀，谁叫他去引来这么一个姑娘呢？但是吸了一支香烟，屁股不痛了，他看见比者老实本分，出了车祸，也不对李晓梅发脾气，就觉得他人好、实在，怜悯涌上心头，想法也就改变了，灭掉香烟，从地上站起来，说：“好罗，你一个人搬，要搬到哪个时候？我来帮你搬吧……”在四叔的帮助下，不一会儿，比者就把掉在地上的所有行李包裹全都搬到马车上。

走的时候，李晓梅下河洗澡还没有回来。

“李晓梅，我们走哩，你洗好了没有？”比者问。

“还没有洗好呀，马车整好了吗？”李晓梅贪恋洗澡，听见比者说一切都搞好了，就要回家去时，这才爬上岸来，说：“比者，天这么热，时间还早，我还想再游一会儿呢！”

“不行！四叔要回家，已经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赶快穿好衣服走吧！”李晓梅这才把湿漉漉的衣服穿上，恋恋不舍地离开那条小河沟，来到公路边上的马车旁。她不赶马了，她向比者和四叔作了几句自我批评的话，不好意思地重新坐到马车上。

“四叔，你们没伤着哪里吧？”李晓梅问。

“人倒没伤哪里，只是马受惊了。”比者四叔就是心疼他的马。

“没关系，买些好料喂它。”李晓梅拿一百元钱送四叔，四叔不要。于是，李晓梅又拿出一条香烟来，“四叔，那么这里还有一条香烟，你就拿去抽吧！”

比者四叔还是不要她的香烟。一声驾之后，马儿乖乖地，又在凹凸不平的乡村小道上奔跑起来。不一会，马车赶到了邦卡寨子外边的一个草坪上，四叔就把马车停下来，说：“前面走不几步就要过桥了，你们下去自己走吧！”

李晓梅问：“四叔，到家啦？”

“不，要过风雨桥。”四叔说：“马车不从桥上过，你们自己从桥上走去吧！”四叔说着牵着马，把马车拉下河边，然后再从桥下涉水过了河。

李晓梅和比者从马车上下来，一座风雨桥出现在眼前，她便情不自禁地挥动双臂，朝桥上跑去。在桥上跳几下，说：“呀，这桥好漂亮啊！”

邦卡寨有一条河叫八卦河，源头是从上游黎明县城边上流下来的，七弯八拐，形状如同八卦，因而得名八卦河。八卦河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流经邦卡寨，使得寨子里的人们每天外出做活路不方便，人们就在寨边的河上修了一座桥。由于这桥造型别致、美观，能乘凉、避雨，因而叫做风雨桥。李晓梅正在桥上观赏桥的造型建筑，忽然有几个侗族姑娘从山上做活路回来，坐在桥上休息，她就走过去问人家：“喂，你们是这个寨子的人吗？”

几个姑娘看了她一眼，其中有个身体较胖，年纪二十六七岁的姑娘答道：“是呀，你呢？你是到我们寨子里来做哪样的？”

“我呀？我是来耍的……”

李晓梅和那些姑娘还没说上几句话，比者从后边跟了上来，他见到坐在风雨桥上的姑娘们，叫了其中一个，说：“啊呀，婢娥姐，你们都在这里呀？”

那个身体较胖，年纪二十六七岁的姑娘就叫婢娥。她脸团团，眼睛圆大，上身穿一件蓝色的亮布衣服，下身是一条短至膝盖的裤子，包着头帕和绑腿，赤着脚，和其他姑娘一样，扛着一把锄头，背着一个竹篾背篓，背篓里装有满满的一背篓猪草，可能是收工回来，正好从风雨桥上走过。听见比者叫喊，婢娥回过头来，也惊讶地叫道：“呀，是比者呀？你打工回来了？”

“是呀，”比者说：“婢娥姐，你们都好吧？”

“好啊，”婢娥笑道：“吃得做得，个个不得病，好得很。”说着，看

了一下李晓梅，问道：“比者，这位大姐，莫不就是你引来的大嫂？”

“这人怎么这样说我呢？”李晓梅心中不悦，看她年纪比自己大，于是反问道：“你叫我大嫂，你好大岁数了？”

“我？”婢娥姐说：“我二十七，你呢？”

“我二十三。”李晓梅说。

“哈哈，”婢娥开怀大笑，“那我叫错了，对不起，请原谅啊！”

李晓梅这才说：“没关系的。”

“结婚了不？”婢娥又问。

“还没。”李晓梅回答。

“那么，你们是回家来结婚的？”婢娥又问。

“嗯，是吧！”李晓梅回答。

比者看见李晓梅在和姑娘们说话，就向她介绍起来。他首先指的是婢娥，说：“李晓梅，这是婢娥姐，是我们寨上的‘姑娘头’。”接着又指另外的几个姑娘，“这是婢秀，这是婢花，这是婢美，这是婢蓉，这是……”介绍到最后，一位姑娘比者一下认不出来，想了一下也还是没认出来。姑娘头婢娥姐就笑了，说：“比者，你外出打工几年，把我们寨上的姐妹都忘了？”

比者就笑着说：“不是忘，是她年纪小，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她叫婢娇，老支书甫松的孙女崽，你都记不得了……”婢娥姐还想说点什么，可是已经走到河对岸去了的四叔，这时就站在河的对岸叫喊。

“比者！比者……”

“来了！”比者告别姑娘们，才和李晓梅向对岸跑去……

“唉，不晓得你们这样挨^①得？”比者和李晓梅跑到河对岸，好像等得有点不耐烦的四叔，没等比者走到跟前，就埋怨起来，说：“有话，回到家后再慢慢说嘛。”

① 方言：即拖延。